

JIN TIAN

今天

THE MO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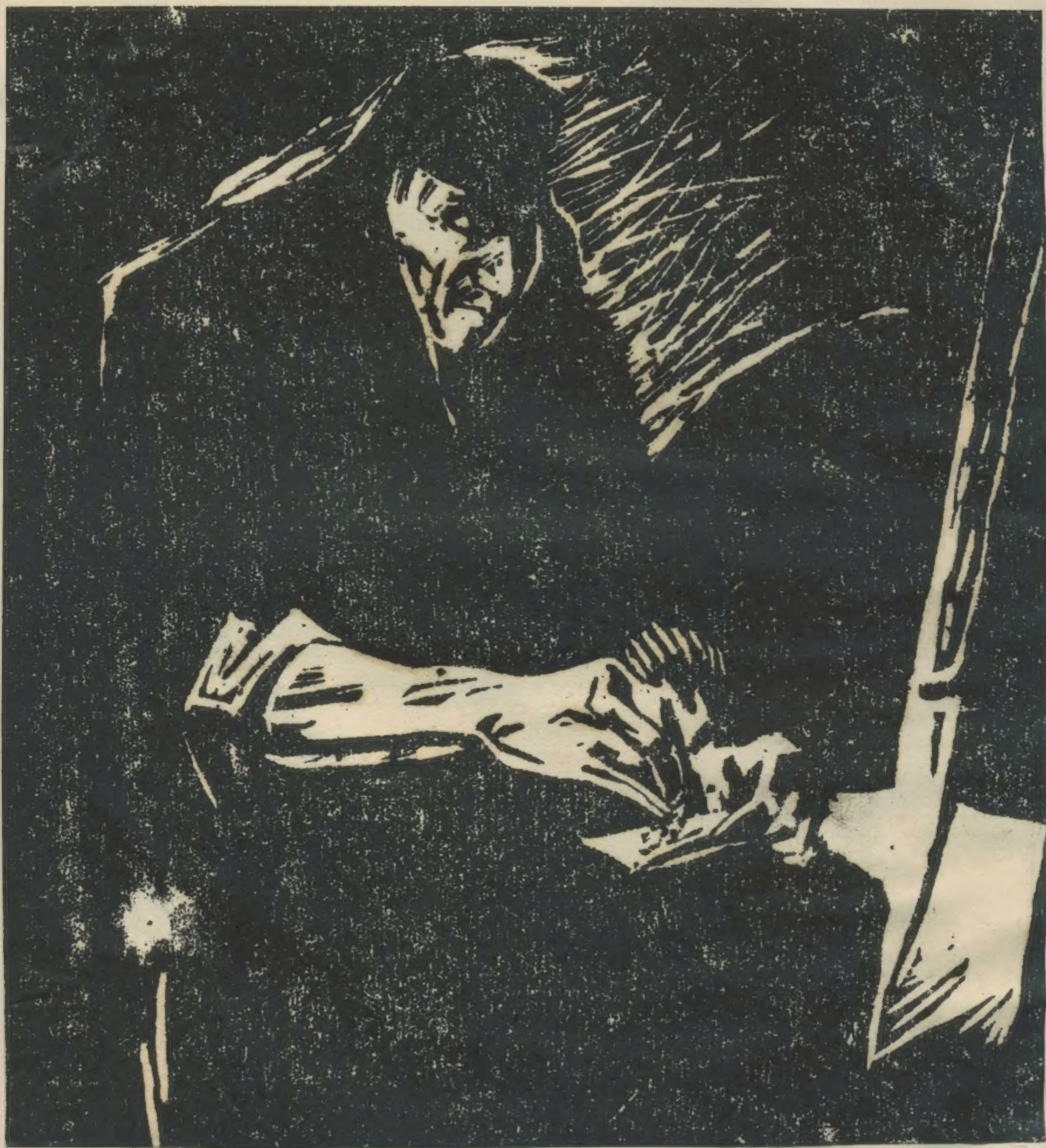
1

北島

2017.3.21

1978年12月21日

夏林



正北卷烟二 | 五 | 五二

辰生

目

录

- 致读者 - - - - - 《今天》编辑部 (2)
- 在废墟上 (小说) - - - - - 石 默 (3)
- 抉择 (小说) - - - - - 李枫林 (9)
- 瘦弱的人 (小说) - - - - - 迪 星 (15)
- 风景画 (诗 外二首) - - - - - 乔 加 (19)
- 致橡树 (诗 外一首) - - - - - 舒 婷 (21)
- 天空 (诗 外三首) - - - - - 芒 克 (24)
- 回答 (诗 外三首) - - - - - 北 岛 (28)
- 动物篇 (寓言) - - - - - 咏 喻 (33)
- 大自然的歌声 (随笔) - - - - - 夏 朴 (35)
- 评“醒来吧、弟兄” (评论) - - - - - 林 中 (41)
- 诗三首 - - - - - (西) 卫尚·亚历山大 (45)
钟长鸣译
- 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历山大 (作家介绍) - 吴歌川 (48)
- 纯真 (小说) - - - - - (英) 格雷厄姆·格林 (51)
- 谈废墟文学 - - - - - (德) 亨利希·标尔 (55)
程迺立译

致读者

《今天》编辑部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牙克思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只准精神具有一种存在形式，即虚伪的形式；只准文坛上开一种花朵，即黑色的花朵。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花朵。

过去，危一代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立下了功勋。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在废墟上

石默

两个小时过去了。

秋天，田野上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遍地乱石、杂草和被风追来赶去的锈斑点々の叶子。几棵弯腰曲背的老榆树，孤零零地立在田野的尽头。即使树边那片狭长的菜地也添了多少生气，好像偶然飘落在那儿歇歇脚的，只要一阵大风，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了。

他又一次看了看表。他真不明白，自己在等待着什么。似乎他还没有从教授所特有的刻板的时间概念中解脱出来，还有那空荡荡的岑寂、书架上的尘土和揉着烟雾的灯光在等着他。是啊，过去的时间在他手里，就象老和尚的念珠一一滚落了，他们被琢磨得发亮，在记忆的深处閃々熠々。如今，时间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它们和空间一样松散，凝滞，无穷无尽……怎么，在此时此地，他居然会忘掉那张遮蔽视野的红纸了吗？

“老牌英国特务，反动权威王琦明天上午八时到文革会群专组报到，听候批斗，切切此令！”

老实说，当他看到那张勒令的时候，是极其冷静的。冷静得像个旁观者，冷静得可怕。当时，他用脚尖拨开了一块碎砖头，双臂交叠在一起，稳稳地站在那张散发着淡淡墨香味的红纸前面，仔细地读了三遍。他甚至还以一个书法家内行的眼光，判断这字出自一个性格内向的年青人之手。奇怪的是，所有的字中只有他的名字写得最有韵味，可惜被两个粗鲁的黄又破坏掉了。同时他又暗自庆幸，名字总算没例土来写。在他看来，那样做则是一切侮辱人的行为中最甚的方式。

他去掏口袋里的香烟，随手带出一张雪白的纸片。纸片忽悠悠地飘在地上，像只懒洋洋的白蝴蝶。他拾起来，原来是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刚才他离家前匆忙从像册上取下来的。唉，女儿离开家差不多两个月了，她正式宣布和他断绝关系，搬到城里的学校去住。尽管如此，他依然深深地爱着她。吃饭的时候，他照例在那个空々的位置上摆一付碗筷；他不准别人打扫女儿的卧室，常常关起门来，独自坐在里面发呆……他掸掉沾在照片上的尘埃，把它贴在自己微颤的掌心。上。不知为什么，自从女儿走后，他怎么也记不起她的音容笑貌，害得他整夜苦思冥想，时常不得不半夜爬起来，打开像册，注视着女儿前不久入团时的纪念照。可是——台上像

册，影像马上就消失了。而整夜在他脑子里莹回的却是关于女儿童年的回忆。瞧吧，这浅吟的酒满溢满的欢笑，却被那微微皱眉头的困惑抵销了，好像她小小的心灵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不幸。

“爸，人为什么要照像？”

“为了留个纪念。”

“那为什么要留纪念呀？”

“为了心，孩子。”

“心是什么呵？”

他无言以答了。直到今天，他仍然不知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把照片放回口袋里，点燃一支烟，在路旁干涸的渠道上坐了下来。渠水曾和时间一起从这里流过，带着淙淙的声响，带着蜉蝣、草梗和树叶，说不定还有一两条自由自在的小鱼呢。一切都从这里流过去了，只剩下干死的渠道。

有时，人生是如此简单，只用一条细线就把那条通向未来之路截成两半，人们的选择也会简单得多，不会因草率而悔恨，也不会因畏缩而赦免。

他闭上眼睛：强烈的灯光又集中在那微秃的头顶上，寒光闪闪的铅丝勒进脖颈那结实的肌肉里，吊在铅丝下端的黑色哑铃微微摇晃着，背后是一张发得发光的脸，和艳得仿佛要淌下血来的紫红色帷幕……他看得太清楚了，并没有因牵动全身的战慄而把目光移开，他想在这位老朋友身上窥测自己的结局。是的，他太了解这位在桥的老同学了，这六尺大汉，大学全球联赛中轰动一时的明星之所以当夜死去，绝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是羞耻、悲愤！就在当时，他完全体验到了这一切。岂止是体验，是地道的身历其境：烧焦烤着他的头顶，是铅丝勒进他的脖颈，是大颗大颗裹血丝的汗水淌在他的面前……他已经死过一次、死过十次、百次、千次了！他相信，如果可能重新选择的话，这位老朋友会毫不犹豫地跨向细线的另一边，那就是体面地死去，不妥协地死去！

半个月来，灼目的聚光灯一直追逐他。他躲避着，奔着，直到精疲力尽。可有什么用呢？灯光终于落在他的头上。他抬起头，朝太阳望去，朝那眩目的方向望去，直到眼角被刺疼得淌下泪水。

他裹紧风衣，又朝前走去。这会儿，他突然可怜起那抄写勒令的男孩子来。他最多不过二十岁吧。唉，这么多年，生活才刚刚开始，就被拉进这罪恶的深渊之中。他什么时候才会觉醒，才会洗手不干呢？会后悔的。也许是在这场

梦初醒的黑暗中，天花板上跳跃的光影暗示着往事的时候；也许是由于个人的不幸，在亲友的灵柩前泪眼模糊的时候；也许是和女友初次接吻后那炽热的、毫无意义的喃喃低语突然中断，悠忽而长久的空白需要某种真诚来填补的时候……接下来，男孩子该说些什么呢？老天爷，即使真有这样的时刻，他会安慰自己，安慰身边的姑娘的：“那时候，我还小……”

刚才在校园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他碰上了正在扫落叶的历史系主任吴孟然。这回他没有绕开，径直走过去。吴孟然垂着头，他那曾引为自豪的白发被交叉地剃了两道深沟，乱蓬蓬的，落满了灰尘，像把降过霜的枯草。吴孟然迟疑了一下，慢慢地把目光从自己的脚尖上拉起来。

“你？”吴孟然倒吸了口气，紧张地四下望了望。“走开！”

“明天咱们就一样了。”

“不可能，你是重点保护对象。”

“保护？你这个哈佛的社会学博士。”

吴孟然苦笑了一下。他象以往那样威风凛凛地用手捋了捋白发，可一触到头顶上的深沟，不禁抖了一下，把手抽回来。

他们无言地相视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吴孟然长叹了口气，“你去哪儿？”

“去哪儿？”他像回声似地应着，然后默默走开了。走了很远，他忽然回过头来，只见吴孟然依然站在那里，手持长条帚，像个拖着枪的老兵。

不知不觉中，他爬上一个土坡。向阳的坡面上被晒得暖洋洋的，一棵棵挺拔的小杨树簇拥着他。他忽然觉得，他就像棵断了根的老树，站在自己的孩子之中，和群山晚霞相依，与清风露水结伴。

在坡顶上，他有点累了，伸手去掏手绢，想擦擦湿漉漉的额角。忽然，手在口袋里触到了一件粗糙的东西，拉出来一看，原来是根绳子。怎么，他是来寻死的吗？死，死，死，他用不同的声调重复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字眼，直到这个词完全失去了意义，只剩下空洞的声音为止。这时，一层兰色的薄雾罩在他的眼前，整个天空晃了一下，他抓住近旁的一棵杨树。

……他第一次认识洁是在校庆的午会上。幽暗的壁灯在旋转，拖曳着长长的光影；乐池里铜管乐器闪闪发光；指挥那修长的怪影叠在墙上，挥动着渐臂臂直伸向屋顶。他感到洁的呼吸拂在自己脸上，姑娘半闭的眼帘里闪着捉摸不定的光点……

一阵翅膀扑打树梢的声音，重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女儿都长大了，长得像她妈妈当年那样秀丽。他不自觉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里的照片。

“爸爸，你喜欢妈妈吗？”

“喜欢，你呢？”

“妈妈爱哭。”

“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我就不哭。”

“还没轮到你哭的时候呢。”

“到那时候，我也不哭。”

不，孩子，你会哭的。泪水会洗刷一个人的良心，泪水会减轻痛苦的力量，使生活变得轻松一些。

清风徐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混合着秋天各种气息的空气，多少驱散了郁结在胸口那种苦涩、隐痛的感觉。他楞住了，对面，就在对面的山坡上，是一片石头的废墟。圆明园。他怎么会走到这儿来呢？完全是无意识的。不，意识是在无意识之中，也许正是某种冥冥中的召唤，使他像个铁屑似的飞向磁场，飞向这个在阳光上闪着兰色微光的磁场。

他朝废墟走去。

没有热力的太阳，已经落到远山锯齿形的边缘上，用不了多会的功夫，就会完全消失了，去完成它另一半的旅程。意大利式的拱门把影子抛在后面，仿佛拖曳着长长的黑色裙裾。荒草瑟瑟，遮掩着某种说不出的荒凉。

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中国的历史，几十年来以及上溯到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那无数的骄傲和反叛，荒淫和不义；那流成血的河流，堆成山的白骨；那豪华而凄冷的城池、殿堂和陵墓，那映在巨夫美髯上的千军万马的队伍；那断头台上血淋淋的板斧，那影子在光滑的石板上转动的日晷；那堆在尘封的暗室中的线装抄本，那漫天的午夜里的悠长的更声……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这片荒蕪的废墟。然而，历史不会停留在这片废墟上，不会的，它要从这里出发，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

他摸着正在冷却的石柱。完了，他想，这个显赫一时的殿堂倒塌了，崩裂下多少块石头，而他自己，就是这其中的一块。没有什么可悲叹的，在一个民族深沉的痛苦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他略带悲哀地眺望远山。别了，太阳，但愿你明天照临的是另一块土地。可惜我看不到了，没关系，我死了，可我的书却活着，它们没有因多年的批判而失去价值，没有，它们是需要用明天来兑现的支票。一个人的思想只要说出口，写下来，就会形成另一种生命，不会随着肉体一起被消灭

掉。一个历史学家，死在自己的历史面前是无愧的，尤其当他已经对过去作出了应有的判决，并指出了明天的方向的时候。

“爸爸，有人在批判你，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说出了真话。”

“那你不会说假话吗？”

“我做不到。”

“要是不说话呢？”

“除非死人，傻孩子。”

他走下了山坡，走进望地树林里的一小片空地中。一棵金红色的蕈菌发出响声。积水的水窪映出他那变了形的身影和碧蓝的天空。他点燃一支烟。手，布满老筋和寿斑的手，平静地遮住了火光。这个动作好像突然停下来，静止不动了。时间凝固住，周围的一切滞留在玻璃般平滑的水窪上。风停了，树叶不响了，连鸟儿的翅膀也停息在空中。终于，火落掉进水窪里，冒起一小股白烟。时间又开始流动，周围重新恢复了原状。此时，他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平静。

他从口袋里摸出绳子，熟练地挽了个“水手结”（这是他当年去伦敦，在“女皇王冠”号邮轮上当临时水手时学的），把绳子的一端朝黄栌树叉开的枝干上抛去。他抛得那么熟练，那么准确，好像一辈子专干这行似的。

一切准备妥当后，他舒了口气，走到一边，把熄灭的香烟重新点着。忽然，他哆嗦了一下，烟卷差点掉在地上。在对面不远的树旁，站着个五、六岁的乡下小姑娘，好像地瞪着大眼睛，身边放着装满青草的柳条筐。

“喂，”他试探着说。

小姑娘动也没动，一副毫不畏缩的样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

“割草。”

他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走近两步。“叫什么名字？”

“二丫。”

“上学了吗？”

“我妈说，这会儿乱，赶过了年再本。”

“家在附近？”

“那儿，”她用肮脏的小拳头，朝树林东面指去。“过了集地就是。”

“你割草是喂羊吗？”

“喂兔子，它们可贼了，就爱吃这儿的草。”她用小拳头

擦鼻子，抬起头，望着那个在空中摇晃的绳套。“大伯，您在逮鸟哇？”

“逮鸟，逮一只老鸟。”

“老——鸟——”，小姑娘唱歌似地念着，然后摇摇头，“没见过。”

“快回家去吧，你爸爸该着急了。”

“我爹死了。”她毫无表情地说。“上月初六，让村北头的二楞、栓柱他们用棍子打死了。”

“为什么？”

“我爹偷过生产队的西瓜。”

他走过去，一把抱起孩子，冲动地把脸贴在小姑娘惊呆的脸上，大颗大颗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他几个月来头一次落泪。咸涩的泪水滚过脸颊，滚过嘴角，滚进那装着女儿照片的上衣口袋。

小姑娘吓哭了，连滚带爬地挣脱下来，朝树林深处跑去。夜，悄悄地降临了。

他久久地坐在黑暗中。

忽然，他突然站起来，坚定地朝小姑娘消失的方向走去，连头也没有回。

绳套，在风中摆动着的。

手親扶

右是地……
左也生科
下是坐次
一位坐次
案桌方丈
观弄午理
他做位整
。排一在
去一，只
造位安
夫最登的
走上看判
人就空海
有，心位
漫美满凡
蜂制，
来的这机
下间他话
静夜独步
新真，年
蜂的里

[illegible]

成功在于教出的学生。他因

映國評
 心出任
 着担
 里担他
 坊次
 劇一團
 左第全
 座改了
 他台効
 。搭轟
 了”会
 及邦采
 成人需
 金の个
 元“這
 必照
 會進合
 多。米
 到。米
 妙如
 江
 迷主
 王約汗金
 地不仙
 名學

碎老歪国沉如
 息因好加把扶
 恩老，多要依
 乐的坐选他依
 郭界老挑，明
 见老襟上里南
 弄文正位这所
 服多，坐在如
 教授。而他排坐家
 教意。在在要
 示光坐稳他
 单的因是又
 自来的就他转
 看的要教他，一
 在国和书现坛
 来周候，乐
 有向问样的的
 的义天，们久
 排，没有生之
 前顺他没学平
 生一，们都一
 坐着，不面十
 他，给么比，可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立即把报告会开始了。台面的节目也不

覺

的出 他撞 峻互 相 严在 又正 而来 苦来 痛和 快去 表过 了里 劲子 不脑 劲他 一在 像… 铜汗 尊细 授出 教心 额看

[illegible]

起？树春们的
站学颗木人们
地入这系，他
勃孩在丰满的
气的现树到通
生能！病回不！勾千。呼啦
加才腿“得引策红了招，更
更有的但人是改了掉这希史
都少代，少路蛋画却之打力
树多时树多适混上佛渐们新
棵了尔病，的是字仿已人个
有创一些学”之者，众和一
千至了血当并统之是观，出
，型拖要去人兼蓄口和腰别
去典他之她乃改步了去之将
下与，蓄！“的在吁首伸格
制这步亦代适期，她，他表
树倚退！时如时心之毕。的
颗三的例个中那决轻完去希
一周史经整实，是，目再拿
，历必为习的下样节尽里
主的了壮成一何授一报敬手
现真成能能这些教命江人他
来他虽”，将典史使甚。笑了。

他快走时，不经意地回过头来，发现一个熟悉的人影在车边擦着脸颊，一串亮晶晶的水珠在他脸上闪了一下，掉在地上。

强烈的灯光勾勒出那人的侧影，教授陡地站住了，周
三牙？是他。他手里拿的提琴，正是他八年前送给他的。他
在哭泣。

周三爷也扭过头来，注视着用自己的启蒙老师。空荡荡的大厅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们俩。

“三老师，我不是一般的老师。我是你的老师。”教授平静地说。

“周不我三”周不我三

教授周的眼里闪过一丝惊讶。放在教授面前：“谢谢您……教会了我，周三万，不配……”

他转身走了。教授凝视着小提琴，这就是他心爱的琴呀。琴柄上，他过去几十年磨成的印痕又明显地加深了，这是两代人的心血。

！對於音樂教育，還有什么比這更激動的？在這擺琴面前，他的怨氣完全消失，抬起視線，看着遠去的周三仔，多么熟悉的動作。

！还是十时时候那样子，直地贴牢裤腿，上。当热浪，就是这仿
只手噢！

“过去，他们向我伸出了手，现在我都要把他们拉下去！”

— 13 —

瘦弱的人

三三

他是一个瘦弱的人

他的朋友说，他比这世界上所有的镜子和老酒的东西，当然更矮小一些到酒馆的个子了。他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模样，只有风，尤其是冬天的西北风，能告诉他自己瘦弱的程度。那就是那些好奇的人们，每次他回家，走过那条发满脏水的巷子时，差不多所有的门，渐次吱吱呀呀地打开一道缝，随后飘来各种各样的声音。

“来了，来了，这个可怜鬼。”

“老天爷，他还活着，真是人间奇迹呀。”

“哼，小脸又刷了层大白。”

“肩膀万别把衣服戳破了，捉起好的一块布，怪可惜了的。”

“你见过他没噪吗？每根肋骨就原木琴似的能发出各种声响。”

“离他远点儿，别惹上病，丧门星！”

“……”

不过，瘦弱的人总是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他从来没有大声地反驳过别人什么，即使是在十分愤怒的情况下，他也只是用一种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嘀咕着。

时间长了，他已经不再把这些话放在耳朵里。他每天默然地走着，默然地干着自己的事情，默然地照旧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又像往常一样走在街上，步子稳稳的，身量笔直，目光直视前方。说实话，他的生命，他的全下存在都靠在那双巨大的眼睛当中。他的眼睛能作任何画在某处具体事物上，而运行在空中，行在空中的一点上，仿佛他总是测量空间的大小，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他喜欢星星，即使是白天，他也能准确地判断出每颗星上的方位。

他习惯性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头顶上飘过去，顺着电线杆、地沟和烟囱爬上去，直到那没有边际的天空。

有一天，他像个无业游民，从上午九点起，一直走到下午。人们惊叫着，可谁也不敢走上前去。最后，几个好心的人，轮番把他夹在胳膊腋下，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医生围着他绕了三圈，然后翻了翻他的眼皮，看了看他的肋骨，在病历上写下了几个醒目的字：

贫血不润，疲劳过度。

当他睡去的时候，听见旁边两个病人的对话。

“这瘦骨头不用刮了，喂我们家的猪吧。”

你瘦成这样打伤他时，那付样子，恐怕连虎豹们，连吃他的老猫。”

他痛苦地重新闭上眼睛。

他久久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想：从床底下爬出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他闭上了眼睛。

他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老鼠，它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自己逃开了。他闭上眼睛，心里想：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他叹了口气，挂上一笑，说：真有趣！

却知好运不长，过了个把月，瘦弱的人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而且变得比从前更瘦弱、更可怕，这简直当头一棒。

他只好再去求助医生：输血、输血……

一连几次，输血已经毫无作用了，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瘦弱。那条于二脸上的不再露着一道裂缝，而是完全打开了，仿佛是一张幸灾乐祸的、狂笑的嘴巴。

当瘦弱的人又一次从医院里出来时，他夹在手指上捏着一张新的诊断书，上面写了这样几个字：

先天性贫血症，停止输血。

身后的医院被阳光染成一片桔黄色，躲在杂乱的树丛后面。他捏着纸片，像根木头似地走着，希望——这一滴生命的泪水，从眼睛里滚了出来，落在地上。

夜已降临，天上闪出了几颗星星。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步一毫。于二的人流状态地走着。他忽然发现，这无数张迎面而来的无声的脸，和他一样苍白、一样瘦弱……

他垂下了眼睛，他用力地踩着路灯下自己瘦弱的身影。他走着，他想着，他想着，他继续走着……

夜深了，于二变得冷冰冰的，而就在这寂静之中，他像被了似地举着那张冰冷的纸片。这是一张判决书。

多么美妙的夜晚呀，他忽然想。就在这个夜晚之中，又不知有多少婴儿出生！他猛地拉被长的胳膊伸向那星光闪烁的天空，大声呼喊：“你们出生在哪儿？”



你们在哪里啊

板王路

风景画

乔加

积雪融冰中一条小溪
响动着生命活泼的欢歌。

绿满原野围护着笔直的大路
在忧伤和光明的连结中沉吟

孤寂静思的冬日斜阳
以喃喃的唇音向高树繁枝诉说

静。山林深处倾泻的瀑布
不断传来遥远空濛的回声

无论是夏天斜雨载冬天飞雪
都向远方播送着波荡的旋律

即使是幽暗寂静的赤裸林木
也隐约有如缕的切切细语……

啊，大师！你怎样精心提炼
使色彩和音响凝为一体？

你怎样用画笔拨动天弦
唱出人对广阔生活深沉的爱？

给——

海边的孩子

你不要站在窗口
好似悬在摇荡的天空
全神贯注地瞧着
那远去的悲愤的海流
而悄悄地啜泣！

你不要临海眺望
那曾经汹涌着的怒潮
如今只剩下淡々的哀愁
随着余波向渺茫中逝去
而引起你的哀伤
让年老的脸上挂着泪！

四头着々，我求你
那风在其中猛烈呼啸的
不屈服的树枝！

海正为时日悲亡
但那秘密的黎明
依然要从这黑暗的寂静深处升起。

思念

我对你的思念充满春意
前面是
皱纹鲜红的流水
背后
展开一片绿色的原野

寂静的夜幕下面
你的微笑有如群鸟飞翔。

我对你的思念从无静止
有如月亮升起
掠过一层层的树枝——
你从我的心灵走出
沿着一层层记忆
以焕发的容光照亮周围，

我对你的思念在迦南，
在托塔的山上
细雨蒙蒙中的城默，
为倾心而永久等待
即无言
也未曾示意。

致橡树

舒婷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象泉源
长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象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阳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得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象刀，象剑，
也象戟；
我有我的红硕花朵，
象沉重的叹息，
又象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云霓、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呵！母亲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
我禁不住象儿时一样
紧紧地拉着你的衣襟。

呵，母亲：

多少次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象这春蚕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在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多少次你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
多少次你含泪凝视它
失去你时它的微馨。

呵，母亲：

长江的流水下也同样无情？
当记忆也渐渐褪色呵，
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呵，母亲！

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
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
我怎敢，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致这样陈列爱的礼品，
虽然我曾写下许多支颂歌
给花，给海，给黎明。

呵，母亲！

我的甜柔酸涩的怀念呵，

不是瀑布，不是激流，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

天空

芒克

1

太阳升起来。
把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

2

日子像囚徒一样地被放逐。
没有人去问我，
没有人去宽恕我。

3

我始终暴露着。
把耻辱
用唾沫盖住。

4

呵，天空！
把你的疾病
从共和国的边境上扫除干净。

5

可是，希望变成了泪水，
掉在地上。
我们怎么能确保明天的人们
不悲伤！

6

我遥望着天空，
我属于天空。
天空啊，
你提醒着
那向我走来的世界！

7

为什么我在你面前走过
总会感到羞怯？
好象我老了；
我拄着棍子，
过去的青春终于落在我^手中，
我拄着棍子！
天空，
你要把我赶到哪里去？
我为了你
才这样力尽筋疲。

8

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
可是，
美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样年轻，
你能否愉悦着我们的眼睛？

9

带着你的温暖，
带着你的爱，
再用你的绿舟
将我运载。

10

希望，
请你不要去得太远，
你在我身边
就足以把我欺骗！

11

太阳升起来，
天空，
这血淋淋的盾牌。

一九七三年

冻土地

像白云一样飘过去送葬的人群，
河流缓慢地拖着太阳，
长长的水面被染得金黄。
多么寂静，
多么辽阔，
多么可怜的
那大片凋残的花朵。

白房子的烟

白房子的烟

又细又长，

那个女人慢慢地走向河滩……

那儿漂过去半段桅杆，

上面布满了破碎的弹片。

我是诗人

我是诗人，

我是叛逆的影子，

就让它被撕得粉碎吧，

而滴下的血会映出光辉一片。

我是诗人，

我是带血的纸片，

就让它人们在人们的手中传阅吧，

让心和心紧紧相连。

我是诗人，

我是一面旗帜，

就让它高高飘扬吧，

印着我忠诚的灵魂。

我是诗人，

我是历史的见证。

回 答

北 岛

年郎是年郎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蓝色的天空中，
飘荡着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已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逐？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仪！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我也将是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一九七六年四月

微笑 · 雪花 · 星星

一切都在飞快地旋转，
只有你在静静地微笑。

从微笑的红玫瑰上，
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

蓝幽幽的雪花呀，
你们在喳喳地诉说些什么？

回答我，
星星永远是星星吗？

—— 东 不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海鸟，是帆，
是缆绳忠实的两端；
你是喷泉，是风，
是童年清脆的呼喊。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画框，是窗口，
是开满野花的田园；
你是呼吸，是床头，
是陪伴星星的夜晚。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日历，是罗盘，
是暗中滑行的光线；
你是履历，是书签，
是写在最后的序言。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纱幕，是雾，
是映入梦中的灯盏；
你是口笛，是无言之歌，
是石雕低垂的眼帘。

在我和世界之间；
你是鸿沟，是池沼，
是正在下陷的深渊；
你是栅栏，是墙垣，
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

黄昏：丁家滩

—赠1. 和B.

黄昏。黄昏。

丁家滩是你兰色的身影。

黄昏。黄昏。

情侣的头发在你肩头飘动。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她，用指头去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嘴唇就是嘴唇，

即使没有一丁字，

呼吸也会在山谷里

找到共司的回声。

黄昏就是黄昏，

即使有至至阴影

阳光也会同时落入

他们每个心中。

有欢乐，

就有生活的艰辛；

有艰辛，

就有坚强的心灵。

夜已来临，

夜，面对着四只眼睛，

这是一个无暗空，

只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动物篇

咏 喻

蛾：人们！记住我训诫，别把一盏小油灯当做太阳，

拉磨的驴，咱这世三行十里可真不易呀，

蜈蚣：天黑来以有多条几十对腿儿可以走得快些

骆驼：我如果长得不好看，那也是对艰难困苦时漫不经心，

马：我恨汽车，他夺去了我的光荣，

布谷鸟：我躺在绿阴中，吆喝人们去干治，

蜘蛛：在我的上层建筑中，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

珍珠蚌：一个小麻烦，带来一个大麻烦

比目鱼：（一）为了加强比面看问题的方法，我干脆将眼睛挪到一边。

（二）为了更集中地找别人的缺点，我挪动了另一只眼睛的位置

蝎子：当面没啥，背后给你一勾子

麻雀：我喜欢拿别人的小事小非锻炼口才，

叫驴：我不满足人们对我的歌声做出快乐的评价，我要更加努力，

母鸡：我创作了，却抑制不住兴奋，

知了：为了告别演出，我筹备了一生的时间，

乌鸦：不过才“哇”了一声，人们就说我带来了不幸，

蟋蟀：舒曼曰：“音乐上的论战常常以全面撤退或互相僵持告终。”

臭虫：杀死我，不可惜您的血吗？先生！

书鱼：谁说我没有理论，我啃过许多好书。

猫：我用灵巧的舌头洗刷自己。

蜘蛛：我一被捏住就连点着头。

蜜蜂：失去了枪，也失去了生命。

蚌：门软弱的主人，只能依靠坚硬的大门

(一)我总是关着门生活。

(二)有己是主人，却贼似的生活。

蝨子：只要跟人在一起，我不管他是否会运动。

蚂蚁：人，请接受我奉蜜的友谊吧！

塘鹅：凭这张嘴，我兜揽了一切。

羊：我勤于检点，以免碰坏了人的大衣里子。

鹦鹉：我重复着人的声音，但不知是什么意思。

长颈鹿：我习惯于上层活动，近处下身子也颇感不便。

河马：不管咋说，俺口大也算得了本事吧。

猿：人，神气什么？你会爬吗？

鸵鸟：人编造我把脑袋钻进沙里的谎言，自己的脑袋却可笑地钻进这个谎言里。

螃蟹：可也怪！人怎么是直着走的？

大自然的歌声

——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
及其它

夏朴

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由于“旧人”的专制，人们饱受了忧愁和纷扰，在动荡的漩涡中，在斗争、愤怒和惶惑中，人们无暇领略自然之美——现实是冷酷无情的！

然而大自然永远是美好的，它无欲求，它无嫉妒和炫耀。那沐浴着阳光的田野，树影婆娑，河水潺潺；树叶在空中微颤，露珠在草尖上跳跃……那么一种自由和热爱的大地，生活和生命的领域，要求多少诚挚的忠诚、丰富的想象、赞叹和思索！奉献之于点滴！面对像这样的大自然，人们是怎么去歌颂呢？人们该怎么回答呢？

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法国农村风景画展”来。

“法国农村风景画展”给我们送来大勇的优秀风景作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地领略法国艺术家对大自然的美。但它真正打动我们心灵的，不仅它是艺术家超卓的技巧，而是一个更内在的世界——那就是法国画家们的真诚和热情，及他们所代表所刻划的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和信念。

康恩曾说过：“对大自然之美感到一种直接的兴趣，不仅是对它有着评判的欣赏力，总是一个美好心灵的标志。”

从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和法国的绘画中开始体现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反映了日益蓬勃的民主精神。到十八世纪这个理性时代，对大自然的关注达于五百年来的政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然而真正令人欣喜的是十九世纪巴比松派给绘画界带来的革命。卢梭将军突起，将民主与自然联系起来，他在虚构一种平等自然状态时，用他的笔为大自然描绘了自然之美，描绘了这种无价的力量。科罗，巴比松派的技术权威和恩惠导师，宣告要“面向自然、对景写生”，把绘画从画室的狭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如同解脫一囚春水一样，它告别了桎梏，迎来了自由。从这一画派延伸到印象主义，风景画终于汇成一条千姿百态的长河，构成造型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故宫已无松画派的巨大代表，私家的绘画领域中自然有其突出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个松子画派，他对大自然有多么细腻的爱和多么丰富的层次，在他各式各样的色调中，我们可以感到自然的壮美和宁静的呼吸。人们交口称赞他所作的“春天树下的小边”。在这二尺见方的画面上，几乎被参差的枯枝和树干，团团的嫩叶遮盖了，而小边，小边上的两个农妇却影影绰绰，并不突出。但我们仍然看出小边是潮湿的、空气是颤动的。晨曦在树叶间久久不散，给整个环境带来一种柔和湿润的气氛。最妙的是背景那样暖黄色的树上，晃动的叶片闪出天光，似乎在那细腻含蓄的情绪中，还有一点轻快的对比。但，就是这么一点毫不张扬的传神之笔，却是艺术家得天独厚地把握自然的地方。透过轻捷的树梢，这景上是充足的阳光，不知怎的，它生出一种朦胧的意向，说明画家在这组对景写生能线条时，已被自然的语言强烈地控制着，他不能到一些不必要的细节中去奔走，而是持久地浸在一股柔和的情绪中间，他的树枝和树叶中间，这使我们想到，表现自然是多么具有诗意，而且动人心魄啊！

引人注目的农民画家朱勃，他以一种独到的风格不同于巴比松派而占另一主导地位。诚然，人们往往强调他作品中的宗教志，但我们看到他纯朴的心灵，看到他对贫苦而朴素的农民生活的肯定。作为这华都市生活的主人，他对资本打倒的顽强抵抗，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泥土，他的“喂蚕”、“卖桑温的纺织女”所表现的题材，是我们生活中最屡见不鲜，最不具诗意的现象之一，然而我们在艺术品面前，却仿佛从另一个高度上重看这些琐碎而动人的生活画面了。比如“喂蚕”中所画出的三个依偎在一起的儿童，高兴而宁静地等待他们的母亲喂饭。它给我们的联想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它在诉说动人旋律之时，告诉我们画家观察生活的谦逊，创作态度的真诚。相比之下，我们遗憾自己对生活、对大自然是多么傲慢和苛刻，不仅对此类经常发生的，一闪即逝的事物视而不见，还每每为素材的贫乏而苦恼，从而显得多么无知和轻率啊！

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导致了艺术领域的另一场更深刻、更猛烈的革命。那就是——一代印象主义的画家，呐喊着，用骑士的姿态闯入了绘画。当他们开始，在风景画中对外光的大胆探索，表现了色彩的对立和统一，表现了色彩强烈的感情性。笔触的粗犷与传统贵族趣味的反叛相联系的。色彩的强烈更动摇了官方艺术。在他们的作品比较下，一切古典的作品都显得“老套”而贫弱，好比不同调子的素描。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色彩画的生命和历史。就展览中不多几幅印象派作品而言，都包含了构图大胆和色彩响亮的特点，都洋溢着不同的情调。我们看到，如果画明媚的阳光，他们就把一块块的小笔触重叠起来，形成一大团颤动和闪烁不定的组织（如西斯莱的莫雷附近的白杨树林荫道）。这里没有什么传统的准确性，只有阳光、阳光的漫溢，整个阳光下的气氲。如果画葱郁的树林，他们就把树的轮廓弄得模糊不清，使它们同周围的环境溶合起来。这种方法得到神奇效果的是，他们也许会把天空的颜色和树叶的颜色溶进一个大色块里，然后画或点出空间，给人暗示什么柔和的光线，并以某种神秘的程度跃然画布之上。

然而，我们借印象派画家的画却可以找到一个比画的表现更高的东西，一种抛弃过去和幻想将来的东西，一个令人兴奋的创造思想。这是高度地自觉的艺术，是基于清醒的观察和起因于自反的自觉。正如印象派一位大师毕沙罗所说：“从自然面前不是胆怯，处在波芭蔽和迷雾的险境中，人们必须勇敢。人们必须面对唯一的大师——自然，她是永远向我们进教的一位大师。”

可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吧，这次展出偏重于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较多，年代较早，而对美索一代的高峰，未作详细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们对印象派及表现手法不是该作进一步探讨和评价吗？

由于这些作品——这些艺术家的安琪儿，都是他们热爱生活的事物，里面不带有任何牵强的理论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色彩，所以才能在百年以至更多的年代后保持他们的新鲜，给人扣人心弦的力量。正如我们不可解释

作品的每一细部一样，我们也无法说明它的奥妙，因为它们同是大自然的产品，是天生的、土生的、自由生长的，都是丰饶和精美的果实，而不是嫁接过的、加工过的、让人生而讨厌的玩意儿。我们看到，在通向自然的门径上，不管是哪门画派的画家都同样地平易和谦逊。这种可贵的精神给他们供应了真正理解自然的钥匙，在紧密地对大自然心领神会中，艺术品表达的意愿不仅仅是田园小诗，温柔尔雅，而是一种新的愉悦——一种对新发现的切望，和一种新近获得的自由的愉快。

这些，是展览给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启示。

序

土地哺育了人民，人民热爱自己的土地，过去和现在，我国艺术家创造出无数风景画。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隋唐开始，山水画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就独立存在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风景画表达文人情趣，始终与隐士精神相关联，在他们空灵潇洒的艺术表现中，隐含着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和对恬淡理想的追求。正是这种倾向所表现的孤独和相称，所以能部分地迎合朝廷和帝王的爱好，成为宫廷艺术中的组合装饰。如果说这些山水画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那么这种表达也因其局限而过于清逸和孤高。我们在法国风景画中，不仅看到了对自然活的热爱，而且看到对朴素人民生活的热爱和肯定，这种文明的对比，不仅使我们得到一种启示吗？

然而如此的是，今天，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祖国发生了新的变革。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不断重新的前进，我们要求艺术家从他们所处的现实和角色，去创作艺术，真诚的反映生活，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发出雄强有力的呼唤，这也是要求是艺术家一定要反映时代的变革。

过去的十年中，一些艺术家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既不爱艺术，也不热爱自然，也不热爱人民，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的位置，而拒绝以一种辛勤人的态度理解社会和自然界。现在，面对一个世纪前法国作家，他们正在自食其果，他们失败，不仅只是技法上的失败，而且是灵魂的苍白。

实际上，美术创作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本来是可以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它应该首先表达我们时代生活的力量。在获得当代政治运动的灵感之前，它就不应该找到更多的、现代的表现这些力量的造型内容和形式吗？

美术界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但仍不能忽视。一些现实主义画家“现实主义”的画家们主要是在传统和美的入门阶段，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产生过新的作品。但这种情况决不是永久。当大批和首创精神的新人的时候，当老一代已经不可逆转的“老去”以后进一步，所赋予艺术以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一代新的自由、自由和开放的、体现现代灵魂的艺术家必将应运而生。它从传统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必将会为它的大自然贡献力量。那么，让我们等待这一时刻，迎接这一时刻，让它们并肩前进，最热烈的欢呼吧！

*

*

*

*

*

世界美术简讯：

卡特参观画展

美国前总统卡特夫人参加一次女政治家筹款会后参观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参观了该馆的美国画展。卡特很欣赏约翰·辛格勒，沙特晚为《肯尼迪的指挥人》，认为这位画家在22岁时的作品是他一生中最高峰。卡特夫人罗莎琳则对民间画感兴趣，卡特还爱好美国民间音乐。美术馆负责人认为卡特对美国画很内行。

波洛克的《兰色柱子》与政治

澳大利亚前工党政府曾在1973年以二百方美元购得了一幅杰克逊·波洛克的《兰色柱子》准备放在堪培拉的奥

大利亚国家展览馆内，该馆正在建设中，将在1981年开放。购画一事曾造成政治风波，并被保守党作为一项竞选时的宣传材料，反对党认为购画是浪费国家资金，而工党则认为此画是波洛克的杰作，20世纪名画，且艺术价值根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对此画的争议渐为平息，此画曾运往澳大利亚各地展览，已到过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和布里斯班（新金山）等省会，并经常在堪培拉展出。

英国筹建透纳纪念馆

十九世纪英国风景画家透纳（1851年去世）在遗嘱中曾提到，他愿把一笔款子转交给英国国家美术馆，从而为该馆建造一套新的陈列室，以存放他遗下的大量作品。但透纳的这一条目始终未被执行，因为透纳的继承人吞没了这笔款子，使计划中的透纳纪念馆未能建成。以后，只是由泰特美术馆拨出几个房间来陈列了透纳的作品。最近，英国透纳学会及其研究透纳的人士经过了一番努力，获得了一座重新修理过的老房子——索曼萨特大厦的使用权，从而积极筹备利用这座房子来开设英国第一座透纳纪念馆，以陈列透纳的二百八十二幅油画（包括未完成的油画）、一万九千余张素描和水彩画。

据美国《美术新闻》1972年11月号报导，索曼萨特大厦的透纳纪念馆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透纳纪念馆。第一个透纳纪念馆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尔城，1966年一个名叫路格拉斯·格拉罕姆的苏格兰资本家由于创业失败来美国，让美国纽约参观了《透纳、幻想和现实》画展，从而开始对透纳的风景画发生兴趣。经过十年的努力，格拉罕姆在各地曾实行中收购透纳的作品，并于1973年在科罗拉多建造了一座透纳纪念馆，该馆已于1975年10月正式对透纳遗画二百幅开始开放。英国透纳协会目前正在打同建造格拉罕姆纪念馆的官司。

评“醒来吧，弟弟”

大中

戕害青少年的心灵，是四人和最大的罪恶之一：对这一罪行的控诉，成为刘心武一系列作品的重要主题。《班主任》是一篇有力的作品。由于作者目光敏锐、准确，使这部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救救孩子们”这一强烈的呼声，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幸的是，随着作者作品的增多，声誉的增高，却使不少人对他作品越来越失望。在《班主任》以后的一些作品中，虽然作者所触及的仍是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且使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但却不能不看到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虚假声音。到了《醒来吧，弟弟》已经发展到亦强附会、以致违背生活逻辑和艺术真实的程度了。

《醒来吧，弟弟》中作者把“弟弟”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典型：由于对现实看得较多，认识得较深，因而看破红尘、逃避斗争、消极遁世的青年形象。作者试图强调弟弟身上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仇恨四人和其流毒，一方面又是四人和流毒的受害者；一方面能独立思考，对现实有较深的认识，一方面又毫无消沉、没有决心和缺乏毅力。作者指出：四人和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新宗教的罪恶集团，同时弟弟没有信仰和理想，是使弟弟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的根源，借此来揭示弟弟这个形象的悲剧本质。

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弟弟”这个典型的理解上，我们和作者有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并不否认“弟弟”这一典型的存在，这是具体社会现实的产物，但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看待他们，怎样在作品中表现他们。

在人们逐渐认清林彪、四人和，直至爆发伟大的“四五”运动的过程中，涌现了无数日益觉醒的青年，他们早在战斗中，这些战士就是“弟弟”的同类人。他们因生活环境和所持的生活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处上是相同的，就是凭着青年人的本能和热情，已经识破并且和林彪、四人和的阴谋政治斗争起来斗争了。在胜利后，他们仍在不停地思考、探索和思考，一直是这个时代最觉醒的革命力量。如果将弟弟理解为四人和倒台以后、仍然以颓废消沉的态度处世的人，以此来重新确立一种标准的矛盾公式，那就大错特错了。四人和倒台是一个标志，七六年十月的胜利是人民推翻反动势力的胜利，是“四五”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个胜利

只是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起点，只是一场伟大历史剧的序幕。序幕刚也拉开。人民将决定演员的出现和剧情的发展，而不是新的标准公式所能代替得了的。

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的复杂性。从表面看来，“第X”确实消沉的。在作者笔下，他喝酒，听外国音乐（这称不上什么消沉），毫无目的地看一些书，经常独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这一切只是第X身上最外在的表现。第X并不真是一个地道的“遁世派”，在四人帮倒台时，他也曾兴奋过，也在一段里“认真”过。但他为什么又消沉了，这是应该深思的。正是由于在落实政策的问题时，有人说“不能翻历史的案”；正是由于第X每天二作的工厂里看像作假，却仍然挂着“大庆式企业”招牌的现象，使第X重新消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怀疑派，一些重新消沉的人。实际上，第X虽然消沉，却并没有沉睡；他实质是清醒的，至少比哥X和朱瑞芹要清醒得多，他已经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本质。作者没有看到第X这个形象中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而是错误地把第X归结到一个不居于他的结局上去。应当看到，打倒四人帮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四人帮只是从组织上垮台了，但在思想方法上仍顽固地起着毒化作用。这场思想斗争，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得了的，这种保守的、狭隘的、弄虚作假的、蛊惑人心的思想方法已在很大一部分人头脑中深深扎下根来，他们虽然和四人帮不是一个帮派体系，但在思想形态上却同属于一个范畴，这些人正是人民队伍中沉睡的人。正是这些人还在一些机关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自觉不自觉地使现代化目标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情绪离开来，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打倒四人帮以后，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中“新人”的形象。第X倒是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典型。他并没有因为战胜四人帮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对相同社会现实矛盾仍难以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为打倒四人帮而高兴，不久却又变为消沉，正是由于他比同时代许多人思想更敏锐，道德品质更为正直的结果，他的斗争是以消极方式进行的。

《醒来吧，第X》的作者，在这篇小说的一个错误，就是把第X这样清醒的人误写为沉睡的人。当第X在现实中发现了说真话和办真事的书记以后，他是生活的逻辑，第X是不会在“红专”的边缘上继续徘徊犹豫的，正如前面所分析过的，第X之所以消沉全在于他看到了社会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造假现象而现实还到了使他激动得整夜不能安睡的“真”时，作者还有什么理由让“第X”去消沉呢？作者在这里违背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现实中的必然逻辑，为了感情十足

地将双臂伸向窗外、大声地喊上一句“醒来吧，弟弟”，于是极不恰当地强调了弟弟性格中外在的东西，而错误地处理了弟弟精神的内在本质。“弟弟”这一形象在作品后半中被歪曲，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失败。其实，作者是可以更深刻地剖析弟弟身上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文学艺术画廊中崭新的肖像的，然而由于作者没有最终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从而使“弟弟”的形象变得虚假、故作，大大地削弱并限制了这个典型对于广大读者的启发意义。

《醒来吧，弟弟》的另一个不良倾向，就是同年所概括的生活现象。四人和是万恶之源，当他们夺取了国家权力时，仅凭控诉他们的罪恶就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和力量。当四人和刚上台时，普遍地群众也产生巨大的斗争力量。但是，当我们继续前进时，发现前进中的一切障碍都和四人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教育工具，只是把揭批四人和的文化专制主义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的和残存的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四人和，这是不够的。四人和所以能为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四人和垮台以后，没有四人和的四人和思想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层和基层干部的头脑中顽固地表现出来，正说明了问题的全面严重性。这些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具体工作者，他们至今没有觉醒，至今思想不能解放，以致很大程度上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弟弟所以消沉，他们的保守、狭隘、畏葸不前、浮夸的工作作风，难道不应该负一定责任吗？而且，改变他们的思想不能像在组织上解决四人和那样迅速，那样干脆，如果弟弟没有法制给予他真正的民主权利，他和这些人的思想斗争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很明显，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弟弟斗争手段的消极性。

对于卢书记来说，思想工作的重点对象主要不是弟弟，而是那些党委成员，应该使那些人认清自己说假话、做假事会给新历史时期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就没有弟弟走进“红尘”的可能。弟弟身上的怀疑心理是极为正常的。他幼小的心灵经过屡次被欺骗之后，有权利对卢书记产生不信任的猜疑心理；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卢书记是不是“开头下两个月车间干活”，然后又“躲在办公室里开马拉松式的批皮会议”的干部。弟弟衡量干部的标准非常明确，关键就在于这个干部是不是说真话、办真事。就这一点而论，弟弟不愧是一个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恰恰反映了“沉思的一代”人内心中最有活力的一面。使沉睡的人醒来，是保证弟弟思想火花永远闪烁的重要关键。

作为作家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发现社会现实中的新问题，不断深化他的主题，深刻地反映复杂环境中的复杂现象，决不能用简单的图解公式地描写生活。否则，不但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理，反而会产生违背生活逻辑和艺术真实的作品。

——《主题与——《穿米黄大衣的年輕人》——《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勃兰力》——这一系列先后问世的作品代表了刘心武在创作艺术上的某种趋同性，他从客观转向僵化，从客观的描写转向，刘心武并非他不因继续深化主题，反而不看现实生活光滑的表面而深入进去，这是可怕的，刘心武说：“只有当作者提醒我，如果畏惧不如诸音调，他就永远不能唤起听众的诗意的激动。同样，作家或理论家，当他在那些还不明确的、没有经过证明的事物面前表示胆怯的时候，他就不能给人以新鲜的思想感情。”

我们也要喊一声：醒来吧，刘心武！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大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地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旺盛的思想感情统统奉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以视力增添一点色彩，就称不得作家。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诗三首

卫尚 亚力山大

钟长鸣译

写给死去的女孩的歌

告诉我，告诉我你宽广的心有什么秘密，
告诉我有什么秘密藏进你黄土下的身躯，
那么我会明白你怎样变成了水，
凉快的海岸让人把脚放在浪花中冲洗。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那解松了的秀发上，
在你凉爽的绿草上，
掉落、滑过、抚弄、离去的
是火炙般或柔和的太阳在触摸你
像一阵风，只乘一只鸟，一只手。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心像了微小的森林，
在黄土下等待着不可能出现的宿鸟。
你唱出古今内外的歌，继续在梦想——
不管那些瞪过来的目光，一声也不响。

啊，歌呀，你为了生与死而歌唱，
为了一个睡在黄土中的美丽的女孩。
你要唱出石头的颜色，亲吻和咀唇的颜色，
像珍珠母正在酣睡或呼吸那样高唱。

那脆弱的腰，满被蔷薇的小乳房，
那易变的，在飞午而来火过风的苍发，

那只有寂静航行其中的眼睛，
那用精美线条雕成的皓齿，
那不会骚扰枯萎枝叶的空气，

啊，你那微笑的天空，像白云般浮过；
啊，你那快乐的雀鸟在身旁背后大笑；
喷泉，寒冷的水柱缠上了月亮，
那尊贵的脚印踏过柔软的草地！

唱吧！群鸟

——给玛丽亚·特雪莎·普列托

群鸟呵，你们纯洁羽毛的抚摸，
也不能消除我忧伤的
回忆。你们纯洁胸怀的轰鸣，
诉说着接吻那美好的激情！
为我歌唱吧灿烂的鸟儿，
在热情的森林里汇成欢愉，
在光中沉醉升起，像语言
向那受鼓舞而接受你们的蓝天
为我歌唱吧，鸟儿，你们天天诞生，
在啼鸣中表达世界的
纯真。唱吧唱吧，和那把我俘虏的
灵魂一起上升，别再返回大地。

那老人像摩西

好像摩西在山顶上

每个人都可能像那样，
解救世人，举起他的双臂，
感到光明扫去他脸上的灰尘。

因为落日正在那边，
看吧，他背后就是黎明，
前面是深渊和阴影。太阳升起又落，
他挥动手臂，从死亡的内心里深处
像岩石从深渊中升起，

因为像摩西那样，他是受死的
不是带着永恒的墓碑、凿刀和山上的闪电而死，
而是死时把消息透露在地上，他的头发着火，
他的耳朵被那恐怖的消息烧焦，
他的眼睛中还有生息，他肺腑里还有火花，
他的口中充满了光明。

落日是会处理死亡的。
把它的材料分给下流、边缘、山、田野、
青春、希望和人事，密集在一起，
就在那里世代相传；地球上的人类，边界，
和别人将会看到事情。

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力山大

一九七七年十月六日，瑞典学院宣布把一九七七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力山大，他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但在国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瑞典学院选中这位诗人，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今年高踞十九岁的诗人，以多数之身，远着咏唱来生运。他自己以反叛教人，决想不到他会超越曾经提名四、五次的莱辛，土耳其的帕马尔，及西德的格拉斯哥人，而赢得今年的奖金。

瑞典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十八位委员。他们的发言人也承认这位诗人在外国并不知名，不过他又说，诺贝尔奖金的目的，并不是要选出现今文学界的最佳，这位诗人可以从诗得上说和说，虽则一般大众知道他的人很少，但在知识分子和学者之间他是享有崇高地位的。

瑞典学院在颁奖理由中说：“亚力山大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其植根于西班牙神秘诗的传统及现代思想，描绘人类在早期及现代社会中的情况。”

亚力山大一生生活在西班牙，直到三十年代初期，他才离开西班牙，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人。他在西班牙时，曾得到过西班牙的文学奖，进入吉梅内兹，也曾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后来由于西班牙内战而被驱逐出境，在流亡生活中度过。

亚力山大是西班牙的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他的诗作主题广泛，包括爱情、战争、社会现实等。他的诗作风格独特，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他的诗作主题广泛，包括爱情、战争、社会现实等。他的诗作风格独特，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他的诗作主题广泛，包括爱情、战争、社会现实等。他的诗作风格独特，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他的诗作主题广泛，包括爱情、战争、社会现实等。他的诗作风格独特，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他的诗作在西班牙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亚力山大·加地欧说：“我极欣赏我对抗我生活中的逆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在战争期间，生活困苦，他更入乎此。自一九三九年以来，在西班牙内战不安的烽火下，他都要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他的写作。他认为这是“最深刻和最有效的写作方法”。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全人类打交道。他写的女诗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他的杰作，为西班牙女诗而努力二十年。

一九三九年，亚力山大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集成了一个民族，这是安达路西亚人的好传统。在现代社会中，这是很罕见的。”

他的弱身体是促成他成为诗人的要素。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从马德里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马德里大学期间，他因结婚而离校，到马德里去养病，那是一九二三年，他才二十岁。在养病的两年中，他写出了珠玑一般的诗思，而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秋》，在一九二八年问世时，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他成为“二七年代”的一员，以诗会友，造成几百年来新未见的，西班牙诗坛最大的收获。

在一九三二年他发表了《唇枪舌剑》，两年后获得了西班牙最高文学奖。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毁灭或是爱憎》（一九三三年）、《心灵的战争》（一九三四年）、《在近处的土地上》（一九六二年），及最近的《洞家的对话》（一九七四年）。

自一九四九年起，他成为西班牙学术院的院士。他的作品译成了英、法、德及其他各种文字，不过多数是用自由诗译出的，有时甚至被译成散文诗。他诗中常见的基主题是爱憎、死亡和永恒。虽然常常有宿命论，但他还是强调把握很大希望。

亚力山大因身体虚弱，不能多用劳力，便有机会博览群书，深思熟虑。他对希腊神话等教条洛依德，强调人的无意识的力量，正和亚力山大认为知觉和感情是重要的那种主张，十分吻合。

自从佛朗哥一九三九年起当权，实行独裁政策以后，文人学者遭受压迫。亚力山大在所难免，好几年都无法出书。直到一九四二年才被允许刊出一部分新的诗集。其它同辈的诗人，有的在战争中战死，幸存者也都守寡出国去过流亡生活。亚力山大成为“二七年代”硕果仅存的诗人，而是一些年轻的诗人，都默默地集中到亚力山大的周围来，以他为领袖了。他们名与日俱增而增高，不过他仍专心致志于写作，不愿多和外界接触，慕名和崇拜他的人打电话来，他也不肯多说话，至于访问更别提了。他每

亚历山大·普希金

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是俄罗斯文学的瑰宝。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诗也充满了激情和力量。他被称为“俄罗斯的太阳”，他的诗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诗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诗是俄罗斯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他的诗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世界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诗是俄罗斯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他的诗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世界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他的诗中，充满了边缘，限度，海岸线和境界，那都是我
们所不能跨越的。那些常以海边为界限，谁也未能通过那条边界

你决不可把血和这些自由的波浪混合
那白色的海鸥的翅膀，
是水，是云，是布帆，
但决不是人脸。

上面说过，亚历山大早年的诗不是持肯定态度的，失去的世
界是辽远的，而又有一点令人畏惧的，他所看到的边界以外的天
自然，并不是一片温和的自然界，而是充满了惊涛骇浪，也充满
危险。他常描写他的诗是：“光明的渴望”。他早年的诗是海洋题材
的，那些是用黑线（即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或红外线）写的，他
说，正好像接近无意识的境界，把他拖到深渊之下，那里是没有任何
光线可以突破的，鱼类要用它们自己发出的光，才能互相吸引。

但是直至是从他早期的作品看来，亚历山大已开始上升了
也是能够看到黑暗上端找到一点东西的本世纪少数几个悲观主
义的诗入之一。那些诗作和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心灵的故事》同
样，是十分令人主目的，死亡和丧失仍然盘旋于这些作品的
诗上面，那些诗作将诗人的有所改变，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那集于
中的诗，而成了人世间任何丧失，一种精神的结合，永恒的表现。
几乎像对死一样，到处都有英雄的人出现，而作者对他们，对那
些人，对死人，对活人，对死去的英雄，甚至对于他的狗，都很
关心。

以往他虽关心大自然，而希望加入其中，现在发现大自然只
不过是人类生活的背景而已，在他的另一部分诗作的序言中，他写
道：“现在这是人类孤独的一面，不，我们决不是孤独的，他已经
深入人类的灵魂，而带回一些生命，它的礼物，送给我们大家。

純真

(英) 格雷厄姆·格林

方 步 译

[illegible]

多时，酒不我们
恩，生也。
生了巧我个
论样强外协
，不一们拉大
，次我活不
，一天除忆
希这头错，记
快歪头错，那
完全？不和
们不呢人思下
我，就么拉思乡
赠，什洛她是
那，回来标。可也
的，回拉情，儿
的，次洛钟晚那
福一可兄一，
幸再，一这去
是我拉们应德
许果活我情黑
也如起，人登
，想了女梅
，想会识何到
逃难我相任该
的么候间起应

这些回忆，那儿的电影院和咖啡馆，修有别墅的小山，还有人们也盖起过房子。人们也盖起过房子。

“我不记得当年我坐的时候有这么条路，”我说。

“你在钓鱼的时候？”洛拉问。

“难道我没告诉妳，我是在这儿出生的吗？”

“把我册列这儿来，你真是乐坏了，我想高你还是宁我”

孩子的时候，一定梦想过这样的夜晚。”

“因为这不是她的过错”

洛拉挺好，我很喜欢她。她的水味，她还涂着一种很淡的口红，红得恰到好处。

如左时色老光——我眼。我单酒杯我
 们的背闪光的与。想。一对
 劲，他过的点，上腰，拉心时我乎喝他
 腰，是有有卅刚山边洛的小，在拉出
 西么下，以须们半身，我个老不洛何
 东什灯色显的他到我候着半生满读着
 么为左背，上：，在时击有不她看，
 什是们的顺发中径不的袋还你。“望夜
 有那他布衣头心小拉”苦间果，巴过
 佛起老麻的起我的洛头痛时如看，来
 伙想，五亮想到花望情的饭。才尖下
 里会耳着人回鹃希中烈晚，地教乡
 心不刺脊最伎都杜越景到离逛的个到
 。我锐们着，切着来快种。上悉是里
 细，去她穿起一沿越的一酒簇熟许城
 徘徊着。们一过，我前，点到我也从
 上山声气他生。样。顺了了想个，人
 路上，累。是声一去从称喝不一人女
 的是着，与着琴候里正相间概到男的
 下子意团拥挤的时子西不吧大，地样
 脚孩下一的簇蹬小房东更酒妳钟本这
 山群免了名们静我小些就在：“个个拉姑
 生一灯出姓娘和名的某切们说十有洛嫩
 我思的呼着姑鞋，正“一我拉去里和么
 不霜，绕小皮课方副的洛出间我自
 果洁候上。的踟座想前对独吧。有

因为袋子里

还。博岁往
然令是三
果年还十
路大她到
小夸。岁力
和易声八
子容琴；我
房子钢点。
座孩到万
那。听一几
，呢。我上
上。年煮
腰太岁下，
山老王，门
半位十子开
在一三孩
但国过的我
。是不下。
了还多以点
见的最岁。8
不课许八一
看教也。7
就许她矩，
方也候规子
地，时老孩
些在那照的

目。了烈予造的。五模她第。欢回不入
旧叶起要通路上好十摸。了喜生起如之
和树的种以是不时触开牛班也次一续情
是的我过这于谈神玩会逃地大她一小必能
说打，生。你笑迷迷为机前地进。每学我看
其病的产误，永而大有面地要）心较，冲
上或似未错然中却就，所以她的了知遇上去
想冷人也的为我婚。上可我不斗敢加有身上
我寒中人爱，干结的金耳以至一新季没门所
。上一何利局只但能晚这是批下要我求武器
忆天忆任们结，可许，总次我就，以互被
记秋四对子的千是下日她，一次系还正生她
了是能少接满旁男是坐住，有书联系发不
进说就以过到时的速速了我她的法们很，
册如此那犯有火你和回想空非，一死样和中
见不照从有金哥是会记地落重上挂却不改。美平中
往，看种慢不示恐些我机都每深间个，直男高：的士夫去品，润条，合去。时候
把声着一线沙哭她你一分次，节之我的间的山下：在老恒小纸令完都了的时
么琴不以少，、向，若森每一们在我受不下到时手片就年十年不我来门的
斗期用我已桑可以低痛枉恩下份我，办，初走我平雅衣袖，也这时新的，结方
是能的，分故可喜的我万冬最（道孝怪而国至势旅念思老！她那样这天课考
素律带校她的的人保，了助了知也在国申要似在不可在里诉到那最多端走
不依们姑舅响样这样戏她两天建我她小吵凉夜伦，送我时洞告我在为好午我
说的入十累可台。看减游住在冬糟这，这些女生竟现承，戴小找，密运以与
因同尔情看解攻不能的捉尔英，全。那的科发西尔的个次去想会一随
不一理慈三台送团一人，二这我说感到平看余来快第一一进我不以。

则小一名的墨迹。这儿的墙，不但助大我惊讶，却也开了我的眼色。中门的打是这面黄之忆在的以，下布织元古以的画材认我洞地强图素亚不在小，微的女，我。
三条易染男气。的上，试的可忆画工，而强的四上了心，新挂下的墙了，粗不灯多而足，附付账比更剧条融黑一这不差在情出称始而了小需与了在开唤人激被相开所表可常到，这能生的我不美猿些因皮着错甚，隔壁那么，这些手史生我看但其的病惑那时候一进被，有。互脉和如非时是向少十架炮没写沙院整开并的了我没火火我痛或魂深我方了画才也根的。的叶灵、她着我画里，竟小惊穿树个怪，这睡，张

与我伏拉身相，造过我后“转。说拉拉来斗已语结十角当限三对，无隔我夜的不”，半里思过心要只不看账，是那那画。是到的了但全趣卖了。“领前。

[illegible]

谈废墟文学

(三) 废墟文学

废墟文学

废墟文学，这是文学界的一个新名词。它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废墟的增多而出现的。废墟，是指那些在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建筑物、城市、乡村、以及人们的生活环境。废墟文学，就是描写废墟的文学。它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形式。废墟文学的出现，是文学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它通过描写废墟的惨状，揭露战争的罪恶，唤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废墟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记录了人类文明在战争中的毁灭，也记录了人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艰难历程。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新潮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现实、思考人生的新视角。在废墟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也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废墟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见证。它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更加热爱我们的家园。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朵奇葩，它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责任。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盏明灯，它照亮了我们的前进道路。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颗新星，它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清流，它涤荡着人们的心灵。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春风，它吹绿了人们的心田。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洪流，它冲刷着社会的污垢。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巨浪，它掀翻了黑暗的统治。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风暴，它席卷了每一个角落。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烈火，它烧毁了所有的罪恶。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阳光，它温暖了所有的人心。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雨露，它滋润了所有的干涸。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鲜花，它装扮了所有的世界。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彩虹，它架起了所有的桥梁。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希望，它照亮了所有的未来。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力量，它改变了所有的命运。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奇迹，它创造了所有的可能。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永恒，它超越了所有的时空。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不朽，它铭刻了所有的记忆。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永恒，它超越了所有的时空。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不朽，它铭刻了所有的记忆。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永恒，它超越了所有的时空。废墟文学是文学界的一股不朽，它铭刻了所有的记忆。

虽然这坊，我们却，戏用我，的依而，式的受，田但亭，坊，生，了前天，多今，四十我，命五由，用一自，族别，的，民，藏，西，迷，三，以，捉，法，可，感，因，地，命，以，免，忌，军，可，其，上，次，新，西，仁，美，只，洋，轻，人，他，的，生，活，级，不

不工小的他住这到此
很做起他而得，因此
造厂与：值读少并
生工他切书。阅很视
的油皮一学些所最重
他鞋随的的这人依了
家。到国了多的到
人一着见美号很别受
轻了记而到被是题
年进名映入他新果向
个己一眼深但逐成的
一自为的，且一校
着他成他院的并这学
住，垂了民快，而我
需狱也号会临了，院
敦监学描到人读果民
伦了的他入令园成会
生进废里深是人个，
，荒说，少被一了
初产了小狱很书到事
纪了上些监些的以改
也破补这到那他还被
九视他入的：人狱化
因十父来，深喘是轻监变
英：改来光旧的年：了
幸，说用而老位的起

好具有的位置了也。是双见
很不还他例察候代而一看
一双也中写用戏时，他
一但话描有去有的戏，使
有，了够没离，藏游眼能
他，调拉能也距感速指双，
斯干词还镜，的默提是一眼
更全了以火一的万这通的眼
秋光这，放林豹在——镜物。间他
斯不湿敏有又有生藏重共的一
理常——此没但也思速再报就
查通——如他、他不提我双为看
做之间是——他如他去但——有
叫，湿拳——确，他——依依具还
人眼点戏情挂，——依依具还
年轻的有他的眼速观去固他
年的人是有到上捉求样范
这位人，而此上捉求样范
，一双，思有，有玩乎藏是视
化的，的意及镜皮们似迷眼他
是睛，的意及镜皮们似迷眼他
起了，的演进眼物和人你那些

个师肯人在哩是耕而於
一色没男也被面犁白属
有面也的。上用苍也
里位他色目了，是、乐
那是乎面未亡了恩的欢
，这似烤的，平平去色些
是：，们界国针过面有
下粉他我在俄被球烤他
地面了为列在墓地们正
间了列个伸子改了我，
了一进希这延儿但这为的
到了沾马——来他边，下於
现到上落——来他边，下於
为看脸低映来；旁犁地属
有睛，好眼的犁在犁生是
反眼团，的他电村了位苦
迷的面里斯而希个替这痛
因家揉那更，去一代於种
困依边在狄老他的机属这
论，旁站和古；还拉都——
方是子他克样烟里拉切——
祝枱桌见扎一吸公，一人
他们在希尔界里个架这男。
我站家也世空三字。的一样。
些人依过和下在十的默一
那男。逃，也葬有样沉他

他一样。而在一家小工厂的佈置灰尘的玻璃窗后面，你永的眼睛
看到了一位瘦小的女工，他站在机口旁边做扣子，没有扣子

